

卷十七

書名 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
 張良才重校刊本
 撰者 明 王守仁 撰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明中葉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7-28-1
 編號 D7431500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一

書一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庚辰中諸生 己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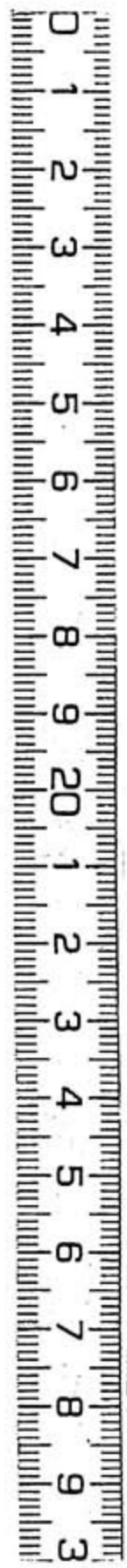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
 以為喜又遽爾別去極快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
 一齊來楚最易搆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謹
 友○字○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
 道者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
 以○此○慕○墮○無○立○反○為○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為○鑒
 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3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7-28-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張良才重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3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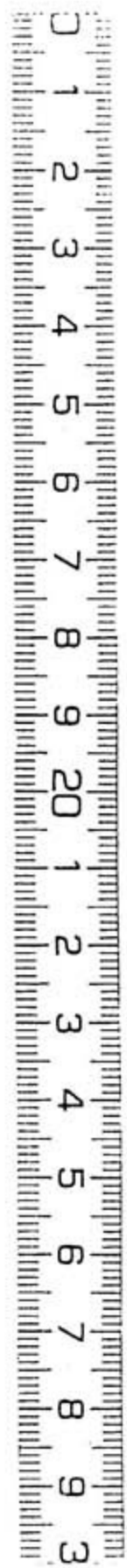
王陽明先生文錄 十七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1463

奏疏



十一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十七

奏疏三

赴任謝 恩遂成膚見疏

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 國事具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鏞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賚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國恩粉骨齏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明聖溫旨勤奉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旱澁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爲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

事權亦已不爲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岑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煩勞亦且不能無倦况於此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

勢而威益褻寵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
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
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
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
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
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
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
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
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旣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
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

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
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
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
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
山獍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誘之
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千百
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
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
於是役其悴心憔悴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
而徂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險

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讐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不必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

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志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旣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

至兵甲之煩戔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撮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王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

匪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邀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

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剿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 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

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 朝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 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址其間深山絕谷皆獍獍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湏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

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徃復查
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臣不勝受 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七年二月
十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
陸豹黃筭胡喜邢相盧保羅王黃陳羅寬戴慶等連
名具狀爲悔罪投降陳情乞 恩事投稱先因本府
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上司於嘉
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

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真及親
信家人逃躲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
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
蒙殺勦目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
遠遯當被擒斬其餘韋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
山殺死驀於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
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
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
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
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璋又差

人促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岳內急病身死屍骨被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切見四方軍馬充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虫附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

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 朝廷寬赦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目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憫念生靈革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蘇關黃容盧平韋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宗覃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柰緣小人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司

仍立目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怪近又蒙官兵征勦田
州要將受等一槩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遯山
林蕪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爲生乘機假受姓名每
每攻圍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投
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殺王受又
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無
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 朝廷寬
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
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
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革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目

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
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爲地方事節奉
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
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鏞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
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
勅獎勵論功行賞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
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
王受結爲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
又叅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鏞等攘夷無策輕信
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

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
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
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
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
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鏞等斟酌
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
勦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
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
利便并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
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勲

蹟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
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
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
以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
欽遵隨於九月內節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 恩
養病事臣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
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
鏞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
剿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
舖馬裏齋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

遵當即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蒞任十一月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大計鄭潤朱麒與姚鎮事同一體姚鎮已着致仕鄭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麒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鎮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潤總

兵官朱麒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叅政汪必東鄒輓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溱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叅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閑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

十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
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
所虧枉 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
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
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
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
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
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
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
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

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
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
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
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
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
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
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
身群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
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
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

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
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
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
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
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
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
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餘岑
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猥獍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
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
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猥海寇乘間竊發

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
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蠶起我兵
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
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
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
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
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
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
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
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患

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迯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犴犴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犴犴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

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日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

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廓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

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犴獯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 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動之患旣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

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
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
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
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
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
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
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
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
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
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

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
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
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
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
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
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
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
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
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爾等更生之路
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

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克殘酷暴慢上震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日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 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

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 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

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畧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朝廷恩德以爲朝廷旣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

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

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畧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卽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剿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卽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

責快覩 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
應經久事宜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
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冠
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 知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七年四月
初六日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
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
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
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

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
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
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
奉 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 陛下之心惟
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勅
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
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
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旣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
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
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

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 陛下如天

之仁因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 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群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間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

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獶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獶牙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墻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旣僉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

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耻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特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憤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勝

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
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
初服 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
决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
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
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
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
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

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
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
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
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
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
警戒於温恤之中消狃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馭
月習忽不自知其爲善良之歸蓋合洪坦易以順
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
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
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

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略加改創
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
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
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
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
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
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
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
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湏者
一不以賦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

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湏
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
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
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
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
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
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
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以郡縣之法
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
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

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 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蠶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爲嬰曰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徃徃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爲者况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 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

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縱罪雖可戮而徃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 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賫本赴 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遯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

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 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

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 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者爲岑邦佐其幼者爲岑邦相邦佐

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
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
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徭賊之衝而
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
以盜賊熾熾州民無主之故徃徃來告願得復還
邦佐爲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
若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
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
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
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

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
知州旣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
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
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旣屬
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
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
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
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
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

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
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
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
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
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檢其糧稅之入
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
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
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
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
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

敢輒携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雲之謀地小易制
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旣無羽翼爪牙之
助而不敢縱肆於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
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
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
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日甲分立以爲土巡
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
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旣
不失 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
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

均乞 聖明裁處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來投順歸視其石則以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 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

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畧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 朝廷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 勅旨以重其權吏部奏有 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即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今亦不復來叅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

體勢而輒敢慢視 敕旨茂廢部移固已深爲可
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而遂爾
委 朝命於草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爲人臣者而
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 朝廷威令何
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
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
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
化州林寬舊任南康通判翦緝又安諸賊甚得調
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
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

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即若陞以該府
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
累有成績遂擢以爲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
過望必且樂爲不倦爲益地方决知不少矣大抵
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
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過爲振厲駕抑急其
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略施控御其間
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噐各有所
宜也伏乞 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

員吳期英者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使之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爲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鏊者噐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 勅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各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 勅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朔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爲凌時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分

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略羅溲温甲共三甲擬立爲砦馬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爲
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萬洞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槐並畔甲共二甲
擬立爲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威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爲思郎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忻下甲共三甲擬立
爲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爲怕何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爲武龍巡檢
司擬以土目黃筭管之

一田州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爲拱甲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爲床甲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婪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爲婪鳳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黃陳管之

一田州下降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下降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爲縣甲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爲篆甲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黃萊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
砦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半
擬立爲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爲侯周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爲興隆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故授

地比衆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爲白山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爲定羅土巡檢司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爲安定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爲古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爲那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爲下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爲都陽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官府又嘗効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

即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爲不然方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况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今各目人等旣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養均乞 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蠻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尚無受屢之民焉有入學之士况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

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
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
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旣度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
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
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
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來填實之道鼓舞作
新之機也均乞 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
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
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湏得重臣撫理

臣等已經具 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
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
綏緝經理仍乞 賜以便宜 勅書將南寧賓州
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
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
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
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隳墮而功可責成矣

計處地方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
固則邦寧沙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

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按江西
監察御史唐龍議照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
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強占或減價
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撥別事抄收有中人之家者
一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
即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
以增租額利歸一己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
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
無徵近奉 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奪
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 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

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
陛下仁以閔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
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
既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
房屋委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
官查勘之時正事變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
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溷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
占買未分 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
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
究怨徒上歸况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

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強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求家家被其檢括將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破圍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 准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宜爲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

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乎空櫃紙筆亦賒于鋪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釁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踈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如蒙乞 敕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沒過寧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府縣官從實

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照 詔書內事
理各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
窩鋪衙門餘外無碍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
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充軍
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 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
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強
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
賣事情若有勢豪強占強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
弊許撫按衙門指實糾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
項數目徑自造冊奏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
之產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
而 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
聚人曰財惟 陛下留意焉緣係計處地方事理未
敢擅便爲此具本請 旨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七年七月初六日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 聖化悔罪求生已
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但凋
弊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緝况兩府設立流官衙門
及修築城池營堡等項日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
理催督則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

右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任俱未奉明旨臣看得今歲例當朝覲各該掌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多遷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叅政黃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叅政龍誥叅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出境往復之間即湏半年叅議鄒輓僉事申惠皆賫捧表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新除官員皆未到任止存左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

在南寧思田等處輿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上分理司事足爲循良而置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不耐崎險易生疾病似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爲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克忠信果斷閑住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潮惠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

兩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於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尚未到任該臣看得化州知州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質乃亦不禁炎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卧病呻吟床席軀命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爲而又熟知土俗夷情服於水土但係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士人今田州雖設流

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與各教職無異者乞 勅吏部改用林寬於別地俯

採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効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

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即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携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柰何則畧其全體之惡而用其

一肢之能旣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 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

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 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 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

而不拘無不可者 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 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 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 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

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回永安疏

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照得臣於去歲奉

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

皇上

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爲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息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旣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奉 勅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賴 神武威德幸已翦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略已爲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 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 勅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 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

爲柳慶諸賊之根柢蓋其東連柳州隴哈三都嶺
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
往人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
江土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
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
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
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
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
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
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

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爲
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
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爲逋
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
爲之一呼則群賊皆應聲而聚故群賊之於八寨
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群賊
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
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群賊臣等
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
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

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蓋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

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旣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猺賊之穴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爲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共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

悉將各官遵照 勅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
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
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士兵入屯八
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効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
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
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士兵
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
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
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
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

之脈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
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
之交自不能合如取机上之肉下筋無弗得者此
真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幹
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効順而
服化矣伏乞 聖明裁允

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原
在寨城山內尚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
始移出地名橋利就巖險壘石爲城而居四面皆
斬山絕壁府治亦在磳确之上芒利磳呀之石衝

射牴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况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即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有相應之地近因督剿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數爲平原環抱涵畜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

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爲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踴躍歡喜爭先趨事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鏊督令各役擇日興工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鬻買往反旬月十不致一常多價絕舊府旣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踈離易生嫌隙今府治旣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

嘗割屬思恩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
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
坦然大道朝往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
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
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
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
不容已之事伏乞 聖明裁允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勘得思恩舊有鳳化
一縣然無城廓縣治廨宇選來知縣等官多借居
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

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
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
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看得上
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
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後極高石山之間
獨抽土山一脉起頓昂伏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遂
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
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
城門水從此出是爲外隘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
相望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爲寨賊所驅

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為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為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為築立城垣廨宇選委才能之官興督其役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修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至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

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自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路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為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篠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

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
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
間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爲并割上林一縣而通以
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爲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
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且有
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旣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
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
有所未稱矣况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
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爲遽
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爲一屬邑亦

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
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湏緩急相援氣勢
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
之政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
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
治是皆所以又安地方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
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
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旣
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

宿奸老蠹與之包圍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
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日凋殘
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鄉民屢次奏乞添
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
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
民之擁擠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爲之經理
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縈迴
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
餘家竹樹森翳煙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
由其傍亦爲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

一五六七八九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
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
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
居如那茄馬坳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
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
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比於
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
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
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
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况田寧又係

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
爲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之
議已畧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
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
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闕
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
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䟽附交連於其間平
居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
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
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爲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仍 定賜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
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
該臣看得各賊旣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
年亦未能復聚爲今之計正宜剿撫並行蓋破滅
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徭者所以
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爲勸善之政使軍衛有
司各官分投遍歷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
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爲之選立酋長諭以 朝廷
所以征剿各巢者爲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

自宜安心樂業益堅為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
即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酬爾勞其漏殄諸賊
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
化者益勸於為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
自散不復能合縱遺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乃今
則不然賊既破剿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
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畧不加恤奸惡
之民復乘機而驅脅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
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
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此近年以來

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
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之衆
不過困頓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
於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
無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
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
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
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
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
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

各處徭賊最爲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躲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問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旣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旣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墻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三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

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徃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畧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旣設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叅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案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灾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

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爲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克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畜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隄要害所謂謀成而

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爲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
伏乞 聖明裁允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十七